

廣西東龍李家

· 李紀岡 ·

岡山空官三代情

「永俊粵芳楊，儲材贊紀綱，源衍賢士遠，世澤貞史長，傳家惟道德，登龍振宗常，業書欽詩首，威武尚高唐！」這是我們廣西貴港市東龍鎮李家的輩子譜。

先父李策（原名李贊元），是廣西貴縣人，民國九年出生，今年是他一百歲冥誕。當年他在廣西讀完梧州初中後，立志抗日，就和同鎮的李昌伯父，一起到桂林投考空軍機械學校，接受飛機修護訓練，正式加入空軍行列。民國三十二年和同鎮的母親劉瓊麟成婚，因為日軍入侵桂林，父母親被迫隨軍轉往雲南昆明空軍部隊，繼續和日軍作戰。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國共發生慘烈內戰；民國三十七年間，父母親帶著在雲南昆明出生，時年兩歲多的長子，來到四川成都空軍基地加入剿共戰役。隨著戰局惡化，空軍部隊奉命轉進，從長江乘船來到上海，坐火車抵達浙江笕橋空軍官校，再移到臺灣岡山空軍官校基地。

剛開始在空軍官校機場跑道旁的

彌陀二高村暫住了一段時間，民國四十年左右才搬到岡山鎮新蓋的成功甲村五十二號，每家眷舍不到十坪，爲了養育後來相繼出生的五名子女，陸續加蓋前院、後院，並於後來花錢頂下隔壁李伯伯的五十三號眷舍，一家八口才有較大的居住空間。

父親當年在空軍官校修護大隊車輛中隊服役，只是空軍官校一名士官長，薪俸微薄，要養活全家八人實在不容易。母親在接受空軍婦聯會縫紉訓練班，學得一技之長後，曾經和隔壁鄰居聯手製作純手工布鞋，由父親騎腳踏車載送到高雄市指定商家，或是在大街小巷沿途叫賣。另外，母親



民國四十四年，作者父親身著空軍軍裝，帶著另外兩名眷屬和另外兩名同學合影。

也利用時間，在家裡當業餘裁縫，幫村子裡的鄰居、小孩，縫製新衣，賺些零錢貼補家用，就這樣辛苦地拉拔六名小孩長大。

記得有一年遇到下大雨，成功村淹大水時，村子裡的村民乘坐大卡車到空官校大禮堂避災好幾天，直到大水消退，才返回到家裡清理家園。

父親在空軍官校服務時，每天上班時間，基地都會派大卡車到村子的大門口，接送全村的官兵到官校上班，我有幾次也被父親帶到他的廠棚參觀。由於家中食指浩繁，居住空間窄小，我們家中四名男兒，爲了減輕家中的負擔，後來陸續選擇軍校就讀，至於姊姊和妹妹兩人都畢業於實踐家專會統科。這都要感謝當年空軍官校各級長官對我父親的照顧，才能讓李家在臺灣高雄岡山開枝散葉。

或許是母親當年過於辛勞，民國六十七年有天她身體不舒服，送醫後發現胃部大出血，要緊急輸血。當時岡山空軍醫院B型存血不足，還好官校政戰部長官，立即找到十多名同血型官兵緊急輸血，才控制母親的病情；後來母親轉到臺北三總醫院複診時，發現已是末期胃癌，迅速安排手術，切除大半個胃。母親出院回到岡山休養那幾年，只能吃半流質食品，身

體日行消瘦，那時後我們家中含我在內的三個兄弟，大都在軍方的基層部隊服務，無法照顧岡山的母親，還好有孝心的妹妹三專畢業後，高分考取空軍官校的聘雇人員，來到空官上班，就近照顧罹患胃癌的母親。兩年後，母親因病過世，享年五十五歲。

母親過世那年，我在金門服務，那時小弟紀龍在臺北補習，準備再次參加大學聯考，因為我們前面三兄弟都是陸軍，記得我在書信中，期勉小弟要好好讀書，考上大學最好，如果要念軍校，建議最好選讀和空軍有關的軍校，繼承父親的空軍衣鉢。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後來他果真考上中正理工學院的航空系；四年後分發中山科學院，且是空軍軍種，後來升到空軍上校退役。

民國八十三年，雙親先後過世之後，成功村老家僅有未婚的妹妹獨自居住，後來國軍實施老舊眷村改建計畫，先把岡山鬧區旁寬闊的勵志村拆除，重新改建了四十八棟十三層樓高的新大廈，總計兩千多戶，分配給岡山十八個眷村原住戶，我家才從原來的成功甲村搬到現在的勵志新城，這個搬遷工作在妹妹主導下完成，原先她在岡山空軍官校工作多年，因為表現良好，調任岡山空軍醫院的航空生



民國七十年左右，妹妹從實踐家專畢業後，考上空軍官校聘員。

理中心擔任院長室秘書，連同空軍官校，她已經在岡山工作了近四十年。

當年高雄縣岡山鎮，只有一所像樣的省立岡山高中和私立正氣高中。我家六兄妹，大哥陸軍官校三十八期、二哥陸官四十四期，我考上政戰學校新聞系二十五期，小弟中正理工學院航空系七十四年班畢業，全家六名子女都具大專學歷，這在當年教育資源缺乏的時代，實屬難能可貴！或許是祖先的保佑以及岡山的地靈人傑，這數十年，除了我們李氏家族第二代的幾個兄弟、媳婦在軍中或職場工作幾十年後，平安陸續退伍、退休，我們李家四兄弟第三代的八名晚輩，求學也都相當順利，全部完成大學教育，其中一人拿到美國博士學位，六人陸續拿到碩士學位，實在可喜可賀！

民國七十四年我從第一期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分發到國防部軍聞社臺

北總社；民國七十六年從金門調到高雄分社服務五年時，因兼任華視南部新聞中心記者，每年都有機會來到空軍官校採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採訪航空戰鬥營活動，以及第一期女性飛行軍官班全程受訓的相關新聞。那時後妹妹剛好在空官「寬新」小組上班，我又是岡山出生，來到空軍官校採訪新聞備感親切。

記得我曾經隨同華視攝影記者許永輝，來到空官機場跑道附近，獨家拍攝當時女性飛行軍官班第一位受訓學員武文瑛，駕駛「F-34C」教練機，從遠端跑道，加足馬力起飛升空，



李紀岡（站立者左一）兄妹家族團結力強，每年都回岡山勵志新城過農曆新年，圖為民國一〇六年除夕夜的熱鬧家族合照。

在空中獨自翱翔單飛十來分鐘的歷史性飛行影片。

當武文瑛平穩降落，順利滑回到機場停機坪後，在旁等後已久的官校隊職官們，總算鬆了一口氣，載著她來到空官校救生訓練游泳池，依照官校傳統飛行規矩，把武文瑛拋到游泳池慶賀；然後我趕緊回到高雄華視南部新聞中心，寫成兩分多鐘文字稿，由鄧定華特派員配音，許永輝剪輯，傳到華視晚間新聞播放，果然贏得新聞部長官們一致好評！

說來也真巧，民國九十一年我在花東分社就近支援採訪花蓮海軍陸地雄風飛彈試射影片時，來到花蓮空軍四〇一聯隊機場，好心的總政戰部主任鄧祖琳上將，知道我要回臺北休假，特別安排我一起從花蓮搭專機到屏東潮州空降場，下午繼續拍攝漢光演習陸軍官兵跳傘畫面，再和視察官員搭乘專機返回臺北松山機場。當我離開候機室時，看到有位穿著飛行軍裝的帥氣女少校軍官迎面而來，走近一看她的兵籍名牌，竟然是十多年不見的武文瑛，而且她就是我稍早搭乘屏東到松山空軍專機的正駕駛！這樣的機緣巧遇，令我驚喜萬分。

民國九十二年在軍聞社花東分社退伍之後，民國九十四年我一度在青

年日報高雄分社擔任過一年多的主任，直到民國九十五年才返回臺北市，與妻子一同照顧還在念國中的兩名小孩，如今他們也都陸續拿到碩士學位，而我退伍迄今也有十六年之久。

今（民國一〇八）年是先父一百歲冥誕，而九月一日是空軍官校建校九十週年校慶，也是政府明訂的記者節，回顧這七十餘年來，我們李家從廣西搬來岡山居住，迄今家族人口已經繁衍到二十多口人，這都要感謝岡山空軍官校當年各級長官對我父親及六名子女的照顧，才能讓我們在岡山有棲身之處，促使我們來臺第二、三代子女，逐漸長大，接受良好教育，自行成家立業，如今都能在臺灣各地，以及美國過著美滿的生活！



作者（右）現於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友會任副秘書長乙職，照片為民國一〇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陪同系友會秘書長孫宜成（左），參觀空軍官校軍機展示場之留影紀念。

我將再起・采云・

英國倫敦聖保羅教堂南門頂上有一塊橫石碑，刻著拉丁字 RESURGAM，亦即「我將再起」。據說，教堂大圓頂動工之初，建築師需要一個中央標記，讓工人動工時有參考準繩。有人從亂草堆裡找到一塊墓碑，建築師見這碑上所刻文字具有深意，就決定把它安置於一個永久醒目的重要位置。自該教堂落成後，該石碑因其文字成為許多人希望不滅的思源。

蔣宋美齡女士曾於民國二十九年，以「我將再起（中國民族的精神）」為題，就前述故事發表演說，闡釋「我將再起」，就像我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中，雖然外禍夷擾不斷，卻總能堅持民族正氣，迎來太平盛世。因此，盼我全國百姓能繼續發揮群策群力的團結力量，挺過艱難的對日抗戰，迎向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時值空軍官校建校九十週年的重要日子，我也以「我將再起」惕勉自己，也與所有空軍人分享，希望「我將再起」所蘊含的勇氣、毅力與忍耐的中國民族精神，能繼續引領空軍，凌雲御風，為國家、為百姓堅守住這片蔚藍的領空。